

工农兵 文艺演唱材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工农兵文艺演唱材料

五

*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1973年8月第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44 定价：0.30元

出版说明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我市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涌现出了不少比较好的作品。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我们从群众文艺创作中，选编成这个册子，供广大群众演出选用。

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气象，反映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斗争生活。热情歌颂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

为了使这个集子出好，我们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及各有关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并积极供稿，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编 者

目 录

学习白求恩 (快板书)	(1)
炉旁歌声 (相声)	(9)
毛主席指引的路俺们走定了 (北京琴书)	(21)
一张床的风波 (山东快书)	(27)
送亲人 (山东琴书)	(37)
十个鸡子儿 (河南坠子)	(46)
我为祖国炼石油 (相声)	(50)
紧急电话 (山东快书)	(63)
还 礼 (北京时调)	(73)
雪地露营 (相声)	(78)
飞雪扬鞭 (歌表演)	(86)

学 习 白 求 恩

(快板书)

范延东 耿俊奇 原作

于万海 改写

我说的是——一九三八年，
晋察冀有一个小山村，
村头站满了军和民。
大高个是个老八路，
他是我军卫生部的方主任。
远处的炮声隆隆响，
方主任急得翘脚跟。
“该来了。”
这时人群中一位老乡说了话，
声音不大很震人：
“那不来了嘛！”
嗨，山脚下果然来了个医疗队，
“刷刷刷”出了枣树林。
头前是匹枣红马，

马背上端坐着五十多岁一位老人。
灰色军帽头上戴，
花白的胡须薄嘴唇，
高鼻梁上戴着眼镜，
目光炯炯有精神，
一看就是个外国人！
来到了村头下了马，
欢迎的人“呼拉”围上了一大群。
鼓掌握手呼口号，
人群里挤出了方主任：
“诺尔曼·白求恩，
根据地的群众欢迎您。”
白求恩，更热情，
“谢谢同志们，谢谢众乡亲。
谢谢，谢谢！”
白大夫的中国话还说得太纯。
大家前呼后拥往前走，
白大夫听到远处的炮声很气愤。
上前握住方主任的手，
“方主任，这一回咱们要并肩战斗杀
敌人。”
“好！请！”
“请！”白大夫进了屋，
桌上的饭菜热气腾腾香喷喷。

焦黄的年糕加红枣，
馒头面条加馄饨，
囫囵个的炖母鸡，
满登登装了一小盆。
知道外国人爱吃甜的，
把胡萝卜往鸡肚子里边塞两根。
白大夫看罢直摇头，
“方主任，你怎么把我当了客人？”
“哎，根据地的条件差，
这只能表示我们一片心，请吃吧。”
“不，方主任，
我不是到中国来享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八路军，
这些饭菜应该留给伤病员，
需要营养的是他们，
我最爱吃中国的‘黄面包’……”
“黄面包？”
“啊，它赛过加拿大的白面粉。”
“黄面包是什么？”
“玉米面用水和一和，放在锅里一蒸香得很。”
“噢，窝头啊。”
这时候，通讯员门外跑进来，
急急忙忙叫主任：
“主任同志，有一个伤员晕过去了，

急救室里等着您。”

“好，我马上去。”

他们俩说话的声音非常低，

白大夫字字句句听得真。

“方主任，让我跟您去一趟，

抢救伤员最要紧。”

方主任上前忙拦住，

“白大夫您还没吃饭，

说不定一会乘胜追击要行军，

您抓紧时间吃点饭，

抢救伤员有我们，

您还是吃饭吧！”

“方主任，我不是到这里来做客，

你们不必把我当客人。

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

去冲锋，去陷阵，

战场上面杀敌人。”

白大夫说罢出了屋，

方主任在后边紧紧跟。

白大夫来到急救室，

见伤员痛苦地不住咬嘴唇，

面色苍白流虚汗，

躺在床上昏沉沉，

嘴里边“杀杀”的连声喊，

昏迷中不忘杀敌人。
白大夫看罢受感动，
急忙系上了白围裙。
满怀着阶级感情看伤口，
好象是伤在自己的身。
他忍着心痛揭纱布，
动作轻巧极认真。
白大夫，检查后，
“刷”，解下了身上的白围裙。
“方主任——”
“什么事？”
“马上给伤员来输血，
立刻消毒准备针。”
方主任一听可着了急，
“白大夫，咱血浆现在没库存。
再说伤员的血型还没化验……
好，我马上去组织人。”
“等一等，现在已经来不及，
伤员的病情不等人。”
大家一听着了急，
屋里边静悄悄的没声音。
怎么办？怎么办？
白大夫，很镇静，
他伸出了胳膊露青筋。

“准备输血！”

“输血？”

“对！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

不化验可以输给任何人。

生命时间都宝贵，

再也不能误一分。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

中国共产党暂时没有精良的武器，

而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

这些人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无论如何也要输血救病人。”

白大夫说完床上躺，

输血器递给了方主任。

方主任，更激动，

用敬佩的目光望着白求恩。

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

为了抗战打日本，

不远万里来中国，

冒着弹雨与枪林，

转战前沿吃尽苦，

让他输血实在不忍心。

方主任眼泪围着眼圈转，

这可急坏了白求恩。

“方主任，时间不能再耽误了，
请您赶快下决心，
要知道一个战士救活了，
战场上能消灭多少敌人！”
方主任听了这些话，
那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滚。
平平常常的输血器，
今天觉得重千斤，
他忍住了心疼咬紧牙，
在白大夫的肘窝扎进了针，
再看那输血管变红了，变红了，
输血的瓶子红又沉。
就在这静静的小屋里，
就在偏僻的小山村，
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
诺尔曼·白求恩，
他的血液通过输血管，
流进了中国人民战士的心。
血液滴滴往下流，
时间过了一分又一分，
三百毫升血浆输完了，
伤员的脸色变红润，
脉搏恢复得很正常，
白大夫一见很兴奋。

这时候，就听见远处冲锋号声“达达”响，

不一会儿，又听见“咚咚”有人直敲门。

“报告！”“进来！”

“我军打了大胜仗，

司令部命令医疗队立刻向前进。”

“是！”同志们抬起担架往外走，

白大夫身背药包紧紧跟。

医疗队迎着曙光向前进，

队前边走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主席教导牢牢记，

诺尔曼·白求恩，

永远活在七亿中国人民的心。

炉 旁 歌 声

(相 声)

金华 志和 佩璋

甲：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乙：……，没什么声音哪！

甲：你仔细听，这声音清脆响亮而富有旋律，铿锵有力而扣人心弦，多美呀！

乙：噢，你是说刚才乐队的声音？

甲：比乐队的声音好听多啦！

乙：那是刚才唱歌的声音？

甲：比唱歌的声音宏亮多啦！

乙：……我怎么就听不出来哪！

甲：你使劲听？

乙：……我有劲使不上！

甲：你往远处听！

乙：远处听？

甲：你听！丁当响，响丁当，炉火熊熊放红光；丁当响，响丁当，革命熔炉炼纯钢；丁当响，响丁当，红心铁

臂谱新章；丁当响，响丁当，学习雷锋好榜样……甘当革命的螺丝钉……

乙：还唱上了。

甲：这回你听见了吧？

乙：听见啦！这是远处传来的？

甲：这是我唱的！

乙：你唱的呀？刚才我怎么没听见哪？

甲：刚才我不是没唱嘛！

乙：怪不得我没听见！

甲：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兵战士，工地上的情景时刻在我眼前浮现，工地上的声音时刻在我耳边迴响，所以，我听得出来，你听不出来。

乙：对啦，我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嘛！哎，你在工程兵干什么工作？

甲：我是工程兵的烘炉工。

乙：烘炉工？

甲：我们是：身背一顶帐篷，肩扛一把铁锤，踏遍万水千山，转战大江南北，放眼五洲四海，胸怀革命风雷，站在高山望北京，红心向党映朝辉。

乙：好，真是一首好诗！这是你写的？

甲：我们班长写的。

乙：你们班长写的？

甲：我们班长事事向雷锋学习，处处以雷锋为榜样，真是个好班长。

乙：你应该好好向班长学习。

甲：在我们班长的带动之下，我也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名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乙：有志气！

甲：我学雷锋有优越的条件。你看，雷锋同志苦大仇深。

乙：你？

甲：我出身贫农。

乙：好！

甲：雷锋同志主动要求入伍。

乙：你？

甲：我自愿报名参军。

乙：好！

甲：雷锋同志是工程兵战士。

乙：你？

甲：我也是个工程兵战士。

乙：好！

甲：雷锋同志为革命开汽车。

乙：你？

甲：我在工地抡大锤。就这条差点儿！

乙：革命分工不同嘛！

甲：虽说革命分工不同，这抡大锤比开汽车可差多啦，我这儿丁当半个月，也不够他一汽车拉的呀！

乙：嗨，哪能那么比呀？

甲：甭管怎么说，抡大锤也没开汽车贡献大！

乙：可不能只从现象上看问题。

甲：我们班长也是这样说，他说：“向雷锋同志学习，要扎扎实实地学，一步一个脚印的学，要学习雷锋同志高度的路线觉悟，完全彻底的革命精神。具体一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乙：对，党把我们拧在那里，就在那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

甲：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可我整天抡大锤，打扒钉，你看看我的眼睛——

乙：怎么？

甲：红啦！你看看我的脸上——

乙：怎么？

甲：黑啦！你看看我的衣服——

乙：怎么？

甲：脏了！你看看我的胳膊——

乙：怎么？

甲：肿了！

乙：眼睛怎么红啦？

甲：烤的！

乙：脸怎么黑啦？

甲：熏的！

乙：衣服怎么脏啦？

甲：蹭的！

乙：胳膊怎么肿啦？

甲：抡的！

乙：看来你对本职工作认识不足啊！

甲：班长说：“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干打铁这行，就要爱打铁这行工作啊！小钢，你听，咱们的锤声多好听啊！你听：丁当丁，丁当丁，我是人民的工程兵，抡大锤，打扒钉，架桥修路筑‘长城’。盖大楼，住帐篷，建电站，点油灯，修公路，踏山岭，越苦越累越幸福，越苦越累越光荣。雷锋同志作榜样，甘当革命螺丝钉。”

乙：嘿，这真是发自工程兵战士内心的歌声啊！

甲：我说：“班长，我怎么跟你听的不一样哪！”

乙：你怎么听的？

甲：我听的是：丁当丁，丁当丁，抡大锤，打扒钉，活儿重，不轻松，那有时间学雷锋？

乙：嗨，满拧！

甲：我说：“班长，雷锋同志开汽车，一旦有了战争，开起汽车运弹药，拉大炮，你说多重要。人家上了战场，手握钢枪，杀！我手握大锤，抡！

乙：你抡什么？

甲：我杀得了吗？

乙：班长说什么了？

甲：班长针对我的思想，出了个情况。

乙：什么情况？

甲：班长说：“小钢同志！”“到！”